

JC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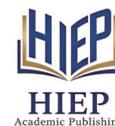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JCLEE, Vol. 1, No. 1, 2025, pp.96-103.

Print ISSN: 3078-283X; Online ISSN: 3104-5030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cle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CLEE.25.1.08>



交叉学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及评价机制重构探究

肖献军 (Xiao Xianjun)

摘要: 近年来随着“新文科”等概念的提出及“课堂思政”教学理念的推行,传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弊端日渐显现。要改革这种弊端,就需从交叉学科视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重构。中国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呈现出三种形态:文史哲的互相融合;文学和实用文体界限模糊;文学与艺术的共生共荣。基于以上三点,交叉学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重构时需要重新选择课程教学内容,不断改进课程教学方法,适当调整课程组织形式,持续优化课程作业设计。同时,还需从教师、课程及学生三个维度制定评价标准与方法,并根据教学反馈实时调整教学方案,以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 交叉学科;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重构; 课程评价

作者简介: 肖献军,湖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唐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电邮: xiaoxianjun005@163.com。

Title: Exploration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oncepts such as “new liberal art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lassroom”, the drawback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curriculum system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To reform this drawback,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curriculum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The intersection of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with other disciplines presents three forms: the integration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he blurring of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Writing; and the symbiosis and co-prosper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Based on the above three points, when re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t is necessary to re-select the course content,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ourse teaching methods, appropriately adjust the course organization forms, and continually optimize the course assignment design. Meanwhile,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metho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eachers, courses,

and students. Additionally, teaching plans need to be adjusted in real-time based on instructional feedback to enhance teaching efficiency.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s; Reconstruc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

Author Biography: Xiao Xianjun, Professor,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Email: xiaoxianjun005@163.com.

在当今研究领域，学科交叉研究逐渐成了一种新的趋势。通过学科之间的交融和碰撞，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突破性的成果，科学研究正向综合性研究发展。中国古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经典作品，如，《诗经》《庄子》《楚辞》及大量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不少现当代学者能跳出纯文学研究范畴，把文学和其他学科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傅璇琮（1986）论及文学和科举关系，刘尧民（1982）阐述了音乐对词曲产生影响，梅新林（2014）探讨了文学的地理分布情况，戴伟华（2007）则把文学和方镇相结合进行考察，乃至有学者把文学与科学技术结合起来研究（丁光涛，2016）。学界对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已深入到各学科内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上，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张心慧（2013）《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德育渗透》、张啸（2023）《广西地域文化融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探索与实践》、宋彩凤与朱丽娟（2020）《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现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的现代化》、姚晓娟与赵阳（2020）《新时代高师院校古代文学“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的创新与探索》等，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与地域文化及思想政治教育等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这些成果往往注重于古代文学课程与单一学科的交叉研究，很少对该课程与多学科的交叉情况进行整体研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学校也应培养出具有思想性、审美性、创新性等综合素质过硬的学生，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诸多课程中能较好培养学生的这种综合素质。本论文试图从交叉学科视域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重构，全面阐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与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重构的策略与方法，构建新的课程评价机制，并通过具体实践来论证论题的可行性。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构建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对于培养学生文学素养起了重要作用。早在先秦时候，人们便开始有意识地学习文学作品。《左传》中不少外交辞令就引用了《诗经》中的诗句，说明在那个时代人们便开始学诗了。后来，还出现了《文选》《唐宋八大家文抄》《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流传十分广泛的作品总集和选集，这些都成了古人学习写作最经典的文学教材。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及发展规律的探讨则要稍迟一些，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始对文学流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探讨；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则对文体的性质、源流进行了深入分析；至刘勰的《文心雕龙》，开始从文体、创作、批评、鉴赏等多角度对文学进行了全面探究，其中《时序》篇已初步具有了文学史性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虽然各朝史书中有文苑传、经籍志，但大多是就一朝一代而论。文学史观多片言只语，散见于各类著作中。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课程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俄国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英国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及国人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等为标志，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开始构建。其中“文学史”和“作品选”是构建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两大基石。文学史是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和作品，以及文学风格和发展规律，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通过文学现象分析解决古代文学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作品选是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核心，其目的在于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提高学生自身鉴赏能力及审美能力，真切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应该说，这一课程体系在20世纪及21世纪初实现了培养人才的目标。

但随着时代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年来“新文科”等概念的提出及“课堂思政”教学理念的推行,这一课程体系的弊端日渐显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教学内容过于单一。传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主要集中在经典作品的解读及与古代文学相关的基本概念上,而对于与学生个人发展紧密相关的人生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很少涉及。单一的教学内容不仅使得学生对文学作品停留在浅层理解上,而且由于所授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关系不大,难以触及学生内心,不能与古人达到心理共鸣。(2)时代意识较为薄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教师的授课,都是以古代作家和作品为对象。自清朝灭亡算起,最迟的作品距今已有一百余年。当代学生的生存发展与古人有很大的区别,但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师而言,他们不得不以古代作家作品为授课对象,缺乏时代感和现代性是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3)课程的实践性有待增强。传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方式主要以理论讲授为主,间或也有讨论式、启发式教学,但缺乏实践性是传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通病。怎样才能把学生带出课堂,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作家所处环境及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是古代文学课程授课教师要思考的问题。(4)学科的互融度不够。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够充分,文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蕴含着对其他学科有重大价值的信息。如,史传文学与历史联系紧密、词与音乐联系紧密等,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讲授这门课程,易使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过于片面,无法从多个角度来审视和理解经典作品,难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可见,在当今新形势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还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重新选择课程教学内容,不断改进课程教学方法,适当调整构建课程组织形式,持续优化作业设计,并构建出完整的课程评价机制。从交叉学科的视域来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二、中国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从交叉学科视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重构是基于古代文学自产生以来便与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具有很强的综合性。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哲学思想、艺术表现形式等;同样,通过哲学、史学、艺术学等作品也能够了解文学艺术的魅力。中国古代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呈现出以下三种形态:

(1)文史哲相互融合。先秦时期,文学自产生时起便具有综合性:或以其他学科为主,文学融入其中,如《春秋》《老子》《论语》等;或文学和其他学科互融,平分秋色,如《庄子》《左传》《战国策》等;或以文学为主,融合了其他学科,如《诗经》《楚辞》等。但即使是《诗经》《楚辞》,创作者也并非有意为文学,他们并非以文人自居,也极少想着创作作品以留名后世,他们的作品只不过是自身性情的流露,是情感宣泄的一种方式。而且在作品产生之后,还可能被读者或统治者赋予更多更深刻的含义。如,《论语·阳货》篇记载说:“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刘宝楠,1990,p.689)《诗经》承担了文学之外的许多政治、教化功能。屈原的作品也被赋予了远超作者本身的爱国意识,政治色彩明显增强。这种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的合流趋势一直延伸到两汉时期。从两汉时期开始,作家试图通过创作作品以留名后世的思想极大增强,司马迁就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其本质是为了“立言”。就司马迁而言,他所创作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而从文学的角度看,《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开端,其中一些篇章,如,《廉颇蔺相如列传》《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等,是非常经典的传记文学,经常被选入各类各级教材。之后各朝的正史、杂史等都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体。

(2)文学和实用文体界限模糊。魏晋南北朝开始,文学的自觉性得到了增强,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严可均编,1958,p.1098),把文学创作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曹植及之后的六朝文人,开始有意识增强作品的文采。如,曹植的诗歌就被人评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周振甫,1998,p.37),《白马篇》

《野田黄雀行》堪称其代表作。但即使如此，文学和实用文体也难以有绝对的界限。曹植的作品就是如此，《白马篇》《野田黄雀行》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求通亲表》《求自试表》虽然属于实用性文体，但具有文采和情感。刘勰的《文心雕龙》被认为是文学批评著作，却论及了许多实用性文体，如，祝盟、诔碑、史传、诏册、檄移、封禅、章表、启奏、议对等，并对这些实用性文体从文学角度进行了评价。《文心雕龙·檄移》评价陈琳的檄文：“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杨明照，2000，p.282）《昭明文选》更是选了大量诏、册、令、檄、史论等文章。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如，白居易、李商隐、欧阳修、苏轼等，均创作了大量文学性强的实用性文体，其他作家也或多或少存在这一现象。而诗歌、词这类文学性较强的文体，很多情况下仍然承担着文学之外的其他功能，如，杜甫的诗、辛弃疾的词就是如此。由此可见，文学和实用性文体难以有绝对清晰的界限，存在交叉情况。

（3）文学与艺术的共生共荣。中国古典文学往往和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结合在一起。自文学产生以来，就和音乐关系紧密。《尚书·尧典》中就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孙星衍，1986，p.70）《文心雕龙·明诗》记载：“昔葛天乐辞云，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绮。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杨明照，2000，p.71）说明了诗歌自产生时起便和音乐结合在一起。《诗经》中的“风雅颂”实际是按音乐标准分类的。

《楚辞》也大多可以配乐演唱，如，《楚辞·九歌》：“《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洪兴祖，1983，p.55）《文心雕龙·声律》则云：“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商徵响高，宫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杨明照，2000，p.431）唐宋时期，不少人的诗歌都是可以演唱，如，王维、李白、高适、王之涣、王昌龄的许多绝句在当时都是流传十分广泛的歌曲，甚至连白居易的《长恨歌》这样长篇作品，也有人之为吟唱。白居易《与元九书》：“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谢思炜，2011，p.182）宋词、元曲更是紧密与音乐结合在一起，叶梦得《避暑录话》：“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在宋代文人留下的相关笔记中，不难发现晏殊、欧阳修、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作在当时就被广泛传唱。元曲也是一门音乐艺术，关汉卿、白朴、郑光祖、马致远，他们的作品不仅是案头文学，还是具有音乐性、表演性的舞台艺术。文学和绘画、书法等艺术的结合虽不如音乐紧密，但也有具体的表现。如，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不少题诗论画诗；不少作家如王维等，还能把绘画技巧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使得诗歌呈现出画面感；文人还喜欢把诗歌用各体书法书写出来，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南岭地区大量的摩崖文学作品等都是文学与书法的结合体。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在中国语言文学内部各学科间，如，语言学、文献学、文艺学等也有一定交叉关系，这里不再详述。可见，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从交叉学科视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有其理论和现实基础。

三、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重构的策略与方法

交叉学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重构并非是完全推翻传统课程体系，而是在吸收传统课程体系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和新文科建设要求进行的课程体系重构。课程体系重构可以从四方面入手：

（1）重新选择课程教学内容。传统课程内容注重选择文学性强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关注度较高，大多耳熟能详，甚至不少是小学、中学学过的篇目，篇目的选择过于陈旧。新的课程体系应该删除已经学过的篇目，根据现实需要，补充一些具有文学性及时代教育意义的篇章。如，传统古代文学课程教师在讲授“史传文学”时，多讲授《项羽本纪》，但《项羽本纪》中最精彩的片段“鸿

门宴”在高中阶段已经学过，学生对项羽本人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没有太多必要长篇大论讲授下去。史传文学中，还有大量既富于情节性、人物形象又生动饱满，同时还富于思想教育意义的篇章，如《汉书·苏武传》《新唐书·颜真卿传》等。选择这些篇目，不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了解史传文学的特征，还会对课堂充满新奇感，学生也能从中受到爱国主义熏陶。又如，在讲授李白时，李白的许多名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等，这些篇目学生均在初高中阶段学过，教师在讲授课程时，只需要提及一下篇目学生就会明白。教师需要选择一些既能展现李白文学个性，又能传授新的知识的文章。如，李白作品中有篇《怀素上人草书歌》，不仅能够展示李白的创作风格，还能让学生对怀素的书法作品有所了解，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对诗歌与书法的关系也会有更深一步了解。

(2) 不断改进课程教学方法。课程体系的改革不仅包括教学内容的更新，更要关注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应该说传统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适当调整教学方法。如，在讲授庄子《逍遥游》时，学生在感受庄子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时，更应关注其中蕴含的丰富哲理。但对于哲理性的文章，仅凭教师的讲授很难达到教学目的。学生家庭情况、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对于富于哲理性的话题理解也各自有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把教师的启发和学生的分组讨论结合起来，无疑会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但这一教学方法并不适合于所有的作家作品，讲授王维的作品时，虽然他的作品时时带有禅意，但这种禅意需要读者在心灵澄澈时通过顿悟的方式获得，而且，王维还是音乐家、画家，他的诗歌也因此带上了音乐性，并且讲究绘画美，过多的分析和讨论无疑会破坏诗歌的审美韵味，也难以从禅意中感悟人生。故在讲授王维诗歌时，要善于营造氛围，通过音乐、绘画等还原诗歌创作环境，重现诗歌描写场景，让学生沉浸式地感受诗歌的意境美，进而从中体悟到人生之道。可见，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而言，教学内容不同必然要带来教学方式的改变，把多学科理论知识运用到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有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3) 适当调整课程组织形式。根据教学场所的不同，课程组织形式可分为课堂内教学和课堂外教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而言，教师大多习惯于课堂内教学而较少采用课堂外教学。古代文学作品都是文人在特定地域创作的，以笔者所在的永州而言，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文学作品的文人还不少。客籍文人有元结、柳宗元、范成大、吕温等；本土文人有周敦颐、何绍基等。他们用自己的笔生动地记录了永州的一山一水，其中不少还转化为文化遗址。如，以柳宗元及其作品为中心的柳文化，包括柳子庙、愚溪、永州八记等遗址及以元结及其作品为中心的摩崖文化，包括浯溪碑林、朝阳岩、阳华岩等遗址，都成为人们热衷探寻的地方。教师在讲授柳宗元、元结作品时，如果能把学生带到课堂之外，不仅让学生真切体会到古人创作时的情形，深入了解作品的内涵，还能得到更多的审美享受。如果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去看这一课堂组织形式，则还能获得文化学、旅游学、考古学等学科方面的知识。以元结《大唐中兴颂》的讲授为例，学生如果能够亲临浯溪碑林，不仅会对《大唐中兴颂》的主题、语言、艺术获得更深刻的体会，而且能从这篇作品获得历史学、文字学、书法学、旅游学等方面的知识，学生还能从中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虽然组织课堂外教学存在一定难度，但毫无疑问，这种授课模式下学生能够从学科交叉中获得更多知识，得到更多审美享受。

(4) 持续优化课程作业设计。教师在设计课程作业时，也要把交叉学科理念贯穿其中。如果说课堂教学主要是为了传授知识，启发学生思维，作业布置则更强调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及创新能力。如，教师在讲授《小石潭记》时，可以带领学生考察愚溪、柳子庙，这本身就是一次有趣的出游活动。教师可以就此布置学生仿《小石潭记》写一篇游记，记载个人游历小石潭时的心情；可以带领学生考察小石潭遗址，进而鼓励学生对《永州八记》遗址进行考证，并撰写调查报告，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也可以发动学生调查零陵地区留下的有关柳宗元的传说，完成与柳宗元相关的口述文学史的搜集与整理；还可以鼓励学生创作古典诗词来表达个人对柳宗元和《永州八记》的喜爱之

情，以此来培养学生热爱本土文化的情怀。通过这些富于挑战性的题目设置，不仅可以改变传统课堂呆板的作业布置模式，达到巩固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求知探索精神和热爱本土文化的情怀。在作业设计中贯穿学科交叉理念，能够极大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也有利于整合与古代文学相关联的学科要素，形成具有张力的作业体系。

可见，交叉学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重构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教师以自身学科经历为基础，采用“核心学科+”的模式，融合其他相关学科要素，以促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变革，从而培养出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评价机制的建构

交叉学科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变化必然要求评价机制做出相应调整，试图通过考试检验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方式只会让他们重新回到死记硬背的道路上去。教师要在保证学生学科成绩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对学生综合素质、学科素养、学习能力、合作精神进行全面考核，从评价维度、评价标准与方法、课堂反馈等多方面构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评价机制。

(1) 评价维度。交叉学科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评价机制具有多维复合特征，应该包含如下三个维度：一是教师维度。教师是实行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的执行者。在对教师进行评价时，要考查教师学科素养及运用跨学科知识进行教学的能力。教师学科素养的高低及执行能力决定了课程教学改革能否成功。另外，通过施行课程教学改革，教师的学科素养及课堂教学能力是否得到了相应提高也应在评价范围。二是课程维度。课程改革是教学改革的核心。评价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是否成功，主要看是否形成了“核心学科+”的模式，也即既要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核心地位，同时还要能够向其他学科发散。这就需要对课程教学文本进行评估。文学性强应该是教学文本最重要的特征，但在强调作品文学性的同时，能否传递出更多的哲学、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除了对教学内容进行评价外，同时还需要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进行评价。实行课程改革之后，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较未改革前有哪些变化，这些方法、模式能否更能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能否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三是学生维度。学生是课程改革的受体。学生能否从中获益是判断课程改革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准。由于课程体系的变化，对学生的评价也应该多样化，评价方式包括考试成绩、作业评定、课堂表现、课外实践等方面。既要抓住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特点去考核，同时也要注重拓宽学生视野，考核学生在交叉学科视域下的创新能力。要改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考核模式，从多方面、多角度评价学生学习情况，从而客观公正地反映课程教学的效果。

(2) 评价标准与方式。由于交叉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突破了传统学科教学的壁垒，其课程评价标准与方式也应反映这种变法。其评价标准应该从本学科知识的掌握度、跨学科知识的整合度、学科内部知识的迁移度及创新实践转化率四方面来进行。本学科知识的掌握度考查学生对于本学科知识的识记能力、阅读能力、鉴赏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主要通过作业和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跨学科知识整合的合度主要考查中国古代文学与哲学、文化学、美学、考古学等学科之间的交融深度，用以衡量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内容是否形成了跨学科的认知架构，主要通过课程内容容量化表的形式考察。学科内部知识的迁移度主要考查学生能否以古代文学为中心，向中国语言文学内部各学科之间如写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等方向进行知识迁移，从而考查学生的写作能力、审美能力等。创新实践转化率主要考查学生能否在结合自身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学有所用，在地方文化遗产数字化、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等领域做出一定贡献，从而为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服务。在确立评价标准的基础上，也要对评价方式进行革新，要把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相结合，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成效进行立体化评价。要制定出具有一定可行性的量化表，如教师发表的相关论文及申请课题数量，学生的考试成绩、创作情况、参与实践的情况及服务地方的能力等，要对这些方面进行量化评价，从而客观公正反映出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效。除了进行量化评价，质性评价也应该纳入古代文学课程评价机制中来，课程教学中体现的创新思维及学科整合逻辑性等方面较难用量化指标进行评价，需要根据实际进行质性评价，从而与量化评价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以此构成

完整而全面的评价机制。

(3) 教学反馈。如果说量化评价和质性评价是从客观的角度对课程改革进行评价,是通过量化指标客观评价课堂教学成效,教学反馈则是从主观的角度对课程改革进行评价,是通过同行评价、学生反馈及课堂氛围直接反映课堂教学效果。同行评价对于交叉学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尤为重要。对于教师而言,不可能全面了解各学科知识,在授课时邀请具有不同学科的同行教师观摩教学,通过他们的评价可以了解学科融合的广度、深度与精准度,通过同行教师的评价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而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学生的反馈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教学效果。例如在教师在教授《永州八记》时,布置学生分小组考证《永州八记》遗址,但对于这一任务难度、完成情况及效果怎样,要通过学生的反馈才能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完成任务时,学生是否对文本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是否对与之相关的文化学、考古学、旅游学等学科知识有了进一步了解,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小组团结协助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一些难以量化的评价指标要通过学生反馈及时了解情况,不断优化教学方案,改变教学策略。课堂氛围是一种无声的评价,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气氛是否轻松、学生回答问题是否积极、小组讨论是否热烈等来判断教学效果。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融入哲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如果方法处理不当,学生可能难以接受,这样教学效果必然大打折扣。教师要通过课堂氛围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时的精神状态,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从而获得最佳教学效果。

完整的课程评价机制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出课堂教学效果,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交叉学科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而言,构建出多维度、跨学科课程评价机制,不仅能促进课堂教学效率提高,提升学科融通度,而且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多学科元素。故其课程改革需在保持文学本体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融入跨学科知识。交叉学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重构是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通过教学改革在学科交融、碰撞中激发学生创新思想,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强化核心素养与创新思维协同发展。

当然,任何一门课程体系的重构都不是一项简单的事情,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完善,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教学方案。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改革也是如此,教师在改革过程中要牢牢把握住一个尺度:既要保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自身属性,又要通过交叉学科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也要处理好课堂内教学和课堂外教学的关系,要不断丰富课堂组织形式,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还要通过持续优化课程作业设计,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从多维角度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效,要通过课堂反馈不断调整教学方案与策略,从最大程度上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永州地方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重构研究”(HNJG-2022-1057)和湖南科技学院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交叉学科视域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体系重构研究”(XWK2022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2011):《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
 [Bai Juyi (2011). *Annotated Collected Works of Bai Juyi* (Xie Siwei, Ed. & Annot.). Zhonghua Book Company.]
 戴伟华(2007):《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修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Dai Weihua (2007). *A Study on the Civil Staff of the Tang Regional Military Governors (Revised ed.)*.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丁光涛（2016）：“从《考工记》到《伐檀》——科技史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一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5）：493-497。
- [Ding Guangtao (2016). "From *Kaogongji* to *Fatan*: A Case Study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Anci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5):493-497.]
- 傅璇琮（1986）：《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
- [Fu Xuancong (1986).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Litera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Sh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洪兴祖（1983）：《楚辞补注》。中华书局。
- [Hong Xingzu (1983). *Supplementary Annotations to the Chu Ci*.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刘宝楠（1990）：《论语正义》。中华书局。
- [Liu Baonan (1990). *Ann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刘勰著，杨明照，校注（2000）：《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
- [Liu Xie (2000). *Revised and Expanded Annotations to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Yang Mingzhao, Ed.).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刘尧民（1982）：《词与音乐》。云南人民出版社。
- [Liu Yaomin (1982). *Ci and Music*.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梅新林（2014）：《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 [Mei Xinlin (2014). *The Geographical Patterns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宋彩凤，朱丽娟（2020）：“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现古代文学类课程教学的现代化”，《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4）：76-77。
- [Song Caifeng, Zhu Lijuan (2020). "Integrat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Education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Ancient Literature Course Teaching."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eaching Research* (4):76-77.]
- 孙星衍（1986）：《尚书今文注疏》。中华书局。
- [Sun Xingyan (1986). *Annotations on the Modern Script Version of the Book of Documents*. Zhonghua Book Company.]
- 严可均编（1958）：《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华书局。
- [Yan Kejun (Ed.) (1958). *Complete Prose from High Antiquity, the Three Dynasties, Qin, Han, Three Kingdoms, and Six Dynasties*.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姚晓娟，赵阳（2020）：“新时代高师院校古代文学‘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的创新与探索”，《长春师范大学学报》（5）：180-183。
- [Yao Xiaojuan, Zhao Yang (2020).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al Path for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at Normal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Journal of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5):180-183.]
- 张啸（2023）：“广西地域文化融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探索与实践”，《高教学刊》（9）：90-93。
- [Zhang Xiao (2023).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Guangxi Regional Culture into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ourse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9): 90-93.]
- 张心慧（2013）：“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德育渗透”，《语文建设》（21）：71-72。
- [Zhang Xinhui (2013). "Moral Education Infiltration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21):71-72.]
- 钟嵘著，周振甫译注（1998）：《诗品译注》。中华书局。
- [Zhong Rong (1998). *The Poetic Grade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Zhou Zhenfu, Trans.&Annot.). Zhonghua Book Company.]